

凝
视

贾志强

和外孙在一起的日子是最惬意的。
轻轻软软香香甜甜的一团抱在怀里,我喜欢不错眼地盯着孩子看。看他稚嫩的手翻动书页、摆弄玩具,看他笨拙地把草莓塞入口中,看他跟着有声的电子书牙牙学语,看他在我的逗弄下笑得前仰后合,然后逃出我的怀抱。
喜欢看他桀骜不驯的头发,在晨风里张扬地宣示主权;喜欢看他清澈明亮的眼眸,涌动着星辰大海的五彩斑斓;喜欢看他撒娇耍赖偶尔发作的小脾气;更喜欢看他吃饭时不用人喂,把自己抹擦得像一只小花猫。
去社区游乐场是我们饭后的固定节目。在跷跷板上起起落落,细数着我们自创的儿歌;在滑梯上爬上溜下,锤炼着勇夺第一的自信;把秋千荡得老高,用手和孩子的小脚丫玩“你拍一我拍一”;隔着一堵墙捉迷藏,总是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。推着脚踏车走过草地,他忽然就发出命令:“快跑,快跑!”而我,只有服从的份儿,迈开双腿奋力向前,飞一样的感觉伴着他银铃般的笑声。
玩得累了,孩子便倚着你的腿不想走,等弯腰抱起,他又来了精神,举过头顶够一够枝头的树叶,探过身子摸一摸路旁的野花,然后指挥我走左边、走右边,过马路、上台阶。
恍惚间,我怀里抱着的是当年小小的女儿。一样的轻轻软软香香甜甜,一样的温润如玉楚楚可人,我为她梳小辫,我给她做早餐,牵着小手去上学,抱在怀里哄入眠。可惜,一切都来不及细品,便已稍纵即逝,变成遗憾。
再往前追溯,我也曾是小小的一枚,在母亲怀里撒娇,在父亲膝下承欢,转眼青丝变白发,转眼皱纹上眼角。
日子真的不经过啊!还没好好感受春的明媚,已悄悄落入秋的悲凉,还没好好感受朝霞的灿烂,就已经步入暮色苍茫。
收起我的伤春悲秋,让目光重新落到孩子身上。与女儿远隔重洋,能这样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,每年的短暂小聚弥足珍贵,需要格外珍惜。
孩子也正抬头看我,目光安静而澄明,温暖而执着。也许,我斑白的头发、皱纹初起的脸会在孩子心中定格,也许不会,淡淡的一瞬随着时间烟消云散。毕竟,在这个世界,我们的距离是半个多世纪,短暂而又漫长,而我还会继续老去。
孩子看着我,我看着孩子。我回望着我的过去,孩子展望着他的未来,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凝视。
草木会发芽,孩子会长大。孩子,每个人都曾经幼小,每个人也都会老去,这个自然规律谁都无法破解,多年以后,成年的你会不会想起这一刹那的凝望?会不会生出“君生我未生,我生君已老”的感慨?
只愿在这清浅的时光里,我们各自安好,跨越岁月的羁绊,尽享那一份温暖。

石
头
情
缘

王洋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女人多钟情于金玉珠翠,而我却独爱石头。
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石头。喜欢它坚硬的质感、多变的造型以及岿然不动的气魄。
同样,我也是喜欢拥有石头般品质的人——成熟的、稳重的、坚韧的、有原则,不为外界影响左右摇摆的人。我知道很少把人比喻为石头。石头太普遍了,随处可见,看起来又没什么闪光点,可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石头的喜欢,对于具备石头特质的人的喜欢。
还记得初见我爱人的时候,我就觉得他拥有石头般的模样,黑黑的,健硕挺拔的身材,看上去便很有安全感。交往一段时间后,发现他亦有石头般的品质,坚强、自立,有主见,于是很是倾心,决定要嫁给他。
无独有偶,爱人对石头也颇为喜欢。每每去有海的地方旅游或出差,他都会给我带回各种花纹、不同图案的鹅卵石,每次都是满满的

一大袋子。他会一块块地指着石头跟我说,看,这块是我在沙滩上精挑细选的,而这块是退潮后的意外所得,这一块石头下面还藏着小海蟹呢……如数家珍一般。我也是好哄,想着他捡石头的画面,想着他捡每块石头都是想着我的,就能开心好久。
有一次,从南京培训回来的时候,他给我带回来一块暗红色夹杂着白絮样的雨花石,很是美丽。于是我把它挂在U盘上,时时放在包里,生怕丢了。更让我感觉温暖的是,他让刻字的师傅在石头上刻了“山海一生”四字,这字是颇有来历的。当初我们山盟海誓的时候,爱人深情地说,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我是巫山,你是沧海,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所以我一看那四个字,不用他多说什么,已是深深地感动——他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,记得曾经对我的承诺。如果能信守承诺,我想,那是男人对女人最大的责任感吧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,他去海南潜水的时候,看见一个白色Y形(我名字的首字母)的石头。当时,他忍着受到海水压力的不适,忍着耳朵的疼痛,潜入深处捡到了手。他把石头塞到潜水服里,结果,坚硬的石头把他的脚踝生生割了道口子,回来好久了,还疼得不行。我说,你怎么那么傻呀,为了一块石头添个伤口,去买一块能花多少钱呢?他一本正经地说,那可不一样,那是我自己找到,并努力为你拿到的,不是钱能衡量的。
石头情缘不仅存于爱情,亲情、友情亦是。爸爸从南方旅游回来,给全家人带的石头雕像,我至今都戴着。10年前,我的朋友苏老师从西藏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石头,至今仍在我的书房,和我的那些宝贝书籍放在一起。
石头,随处可见,可那是我的挚爱。珍惜每一块属于我的石头,更珍惜每块石头承载的难得缘分和浓浓情意。

藏在心底的爸爸

金幼萼

爸爸。这个词在喉间卡了整整六年。每次张嘴,酸涩便从胸腔翻涌上来。最后一次喊您是在ICU室,您发肿发白的手背爬满淤青的针孔。那些深夜里,我把记忆掰碎:为何要坚持那37天?仪器嗡鸣中,您全身插满管子,喉咙发不出声音。如今才明白,所谓竭尽全力的抢救,不过是我自私的执念——用医学的进步抑或是枷锁,困住您要安然离开的脚步。
窗台上的君子兰又开花了,您说花如人。每次浇水时,总恍惚听见您在身后说,水别浇多了,回头却只有空荡荡的藤椅。那个没说出口的称呼,终究成了扎进心里的刺,在每个细雨纷飞的日子里渗出泪水。
爸爸。去年年底,在我儿子的婚礼上,司仪问我,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人。我望着朝南的那个空位置思忖,要是您在该多好。
小妹的茶店开在热闹处,小妹让我有空了去喝茶看书,可我从来不曾去过。那里弥漫的茶香,总让我想起您。您书桌上的那个茶杯,我和小妹最喜欢拿来喝一口,乐得您喜上眉梢。小妹店里茶几上摆放着的绿萝,长得郁郁葱葱,是您从家里移栽回来的,当时您念叨着,绿萝皮实,十天半月不浇水也没事。
爸爸。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好,是我去年新栽的品种,花朵硕大,花瓣层层叠叠。有一次,我蹲在花边拔草,恍惚听见身后有动静,回头只看见晾衣绳上的衣衫被风吹得轻轻晃动,恍惚间还是多年前的清晨,您牵着我的手,走在小路上,送我上学。
每周三次的游泳总让我想起您。氤氲水气在泳池上方织成一张透明的网,将记忆打捞得异常清晰。您教我游泳是在老家,夏日的阳光洒

在水面,您的白衬衫被汗水渗出深色云纹。“别怕,爸爸托着你。”您的手掌宽厚温暖,托着我在水里划动。我总把脸埋进水里,看您被晒红的鼻尖,在水面投下晃动的影子。如今每次游泳换气时,总会下意识寻找岸边那个白色身影,直到水呛进鼻腔,才惊觉那些被托举的时光,早已沉淀,变成泳池底部的马赛克花纹。
爸爸。您喜欢看的报纸,我一直订阅着,叠放整齐堆在书房。您曾经是钢厂的一名工人。记得六岁那年,您拉着我的手,穿过轰鸣的车间,飞溅的铁末在夕阳里变成金色的雨。您工作服上的机油味混着报纸油墨香,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后来您总说,报纸是工人的另一台机床,能在铅字里锻造光阴。现在我抚摸着报纸,仿佛又触到您布满老茧的手指,正操持着比机床更精密的时光。
六载春秋,原来思念真的会生根。它藏在晒被子时扬起的灰尘里,躲在电视机的噪声中,甚至在开易拉罐时“嘭”的一声响里,我似乎听见您说,少喝冷饮。有时候半夜惊醒,仿佛还能听到您在客厅的咳嗽声。对了,您喜欢看的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,我替您看了很多遍。这电视剧里隐藏着您对军人生活的留恋。您曾经是一名海军,在福建服役,直到我出生那年,您才申请复员。现在家中大门门楣上,一直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,这像是您的化身守护着我们。
爸爸。每年清明去山上,您在照片上对我们笑,我们对着您的相片默默流泪。爸爸,有很多话想和您说,可又不知说什么。多想在我喊出爸爸时,您能回应一句:嘿,丫头,我在这儿,一起喝杯茶吧。
我想您,爸爸!